

9月25日 | 皇室搬家、白廳與西敏

從克拉文街步行出發，在真正的路線上看懂「國王住哪裡、在哪裡工作」如何一步步分開



今天的步行最後才抵達西敏，但歷史上它反而是故事最早的起點：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最初真的就是國王的家與政權中心。

今天不會按照歷史年代走，而是按照真正的步行路線前進：從克拉文街出發，先穿過海軍拱門（Admiralty Arch），再到聖詹姆士宮、白金漢宮與聖詹姆士公園；之後從騎兵衛隊重新進入白廳，看到白廳宮唯一完整留下的宴會廳，再經過唐寧街 10 號，最後抵達西敏。

這個順序反而很適理解倫敦，因為今天看到的權力地圖本來就不是一次規劃好的。我們會先看到現代王室最熟悉的門面，再一步一步碰到較早的宮殿、消失的皇宮、首相官邸與最古老的西敏王權中心。每走到一站，就把那一層歷史重新放回地圖上。

最重要的一條主線仍然是：「國王到底住在哪裡，又在哪裡工作？」中世紀時，家、宮廷、政府與司法幾乎黏在一起；到了近代，國會留在西敏，政府留在白廳，王室生活則移向聖詹姆士與白金漢宮。今天這趟步行，就是親自走過這場幾百年的分家。

先把今天真正的步行路線放進腦中

克拉文街 → 海軍拱門 → 聖詹姆士宮 → 白金漢宮 → 聖詹姆士公園
→ 騎兵衛隊 → 宴會廳 → 唐寧街 10 號 → 西敏

這條路線不是按年代排列，因此不要試著用「下一站一定比上一站更晚」來理解。比較好用的方法，是把下一頁的王室搬家時間軸當成一張底圖；到了每個地點，再看它在那張底圖上屬於哪個時代。這樣走路順序和歷史順序就不會互相打架。

空間上，今天會先進入王室的儀式軸線，再從聖詹姆士與白金漢宮穿過皇家公園，經騎兵衛隊回到白廳政府區，最後抵達西敏。這正好讓人親眼看見：王室、政府與國會現在彼此只隔幾百公尺，但它們其實是從同一套王權系統慢慢分化出來的。

今天最好用的一句話

聖詹姆士宮與白金漢宮解釋「王室住哪裡」；宴會廳與白廳解釋「國王以前在哪裡生活與工作」；唐寧街 10 號解釋政府如何從王室身邊獨立；最後的西敏則把故事帶回最早的王宮與今天的國會。

「國王住在哪裡？」其實不能只用一條搬家線回答

11世紀－
1512

西敏宮 (Palace of Westminster)

王室居住、司法、行政與大典高度集中在同一個宮殿世界。

1530－1698

白廳宮 (Palace of Whitehall)

成為都鐸與斯圖亞特君主最重要的倫敦住所與宮廷工作中心。

1698－1837

聖詹姆士宮 (St James's Palace) 成為官方宮廷

但「官方宮廷」不等於每位君主每天都睡在這裡；肯辛頓宮、白金漢宅與克拉倫斯宮等住所同時存在。

1837－今日

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維多利亞女王開始以此為君主的正式倫敦住所；聖詹姆士宮仍保留重要宮廷與禮儀功能。

中世紀時，「家、辦公室、法院、政府」不像今天分得那麼清楚。君主的私人家務、王室宮廷與國家行政互相交疊，政府甚至會跟著王室移動。因此問一位中世紀國王「你在哪裡上班？」本身就有點現代人的想法。國王住的宮殿，本來就是政治工作的核心。

到了近代，情況才逐漸分開：國會固定在西敏，中央政府部門逐漸集中到白廳，首相在唐寧街辦公；君主的家庭與禮儀中心則向聖詹姆士與白金漢宮移動。今天看起來理所當然的「國會、政府、王室各有自己的建築」，其實是幾百年制度分化後的結果。

第一站 | 海軍拱門：先穿過一座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王室入口」

從克拉文街方向走到特拉法加廣場一帶後，海軍拱門（Admiralty Arch）會像一道巨大的門，把一般城市街道和通往白金漢宮的林蔭大道（The Mall）分開。它看起來很像古老帝國建築，其實相當晚：1906 至 1911 年間由建築師阿斯頓·韋布（Aston Webb）興建。

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下令興建它，是為了紀念他的母親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同時把特拉法加廣場、林蔭大道與白金漢宮整理成一條完整的國家儀式軸線。也就是說，今天走過這座拱門時，跨過的不只是一條馬路，而是從倫敦一般公共空間正式進入王室儀式景觀的門檻。

這一點很有意思，因為海軍拱門其實是今天整段故事裡最晚出現的建築之一。它把十九、二十世紀已經形成的白金漢宮王室中心，用城市設計重新「宣布」出來：前方是王宮，後方是特拉法加廣場與政府城市。倫敦在幾百年王室搬家之後，到了這時才把新的權力地圖做成如此清楚的一條視覺大道。

走過拱門時可以想像

這不是「通往一座從古至今都在那裡的王宮」的古老入口。恰恰相反，它是白金漢宮成為現代王室中心之後，倫敦才補上的巨大門框。

第二站 | 聖詹姆士宮：白金漢宮以前，倫敦真正的正式宮廷在這裡



聖詹姆士宮（St James's Palace）的都鐸紅磚門樓至今仍在。它比白金漢宮更早期約三百年，也是今天倫敦最容易被忽略的現役皇宮之一。

亨利八世在 1530 年代興建聖詹姆士宮，位置原本在倫敦城外較開闊的地方，旁邊是他新取得的鹿園，也就是後來的聖詹姆士公園。它有自己的禮拜堂、王室房間與庭院，但在白廳宮存在時，聖詹姆士通常不是倫敦王室生活的第一中心。

它的命運之所以改變，正是因為 1698 年白廳宮大火。突然之間，原本的主要皇宮消失，而距離不遠、仍完整運作的聖詹姆士宮便承接了「正式宮廷」的地位。

因此，如果只知道白金漢宮，就會錯過一個很重要的過渡：英國王室並不是從白廳宮直接搬到白金漢宮，中間有一百多年，聖詹姆士宮才是倫敦王室制度最重要的正式地址。

聖詹姆士宮最容易誤會的一點：「官方宮廷」不等於「國王每天睡在這裡」

正式宮廷

St James's Palace

外交使節、王室禮儀與宮廷制度以聖詹姆士宮為正式中心。

實際居住

Kensington / Queen's House / Clarence House

不同君主依個人偏好與健康、家庭需要，在其他宮殿或住宅生活。

政府

Whitehall / Downing Street

首相與行政部門逐漸形成自己的辦公與決策中心。

這是理解十八世紀王室地圖最關鍵的一步。白廳宮燒掉後，聖詹姆士宮承接官方宮廷，但威廉三世因健康等原因更喜歡較清新的肯辛頓宮；到了喬治三世，又把白金漢宅當作王后與孩子比較舒適的家庭住所。

所以「宮廷在哪裡」和「君主今晚睡哪裡」開始不再是同一個答案。王室的法定、禮儀與外交中心可以留在聖詹姆士宮，家庭生活卻可以在別處。

這種分離其實反映了一個更大的變化：國家機器越來越不需要跟著國王的寢室移動。政府與國會正在變成固定制度，君主的私人生活也因此有更多空間和「辦公國家」分開。

第三站 | 白金漢宮：最著名的王宮，其實是整段故事裡很晚才登場的主角



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今天像王室理所當然的中心，但它真正成為君主正式倫敦住所，要等到維多利亞女王 1837 年即位之後。

白金漢宮的前身是白金漢宅（Buckingham House），原本是私人貴族住宅。1760 年代初，喬治三世買下它，主要讓夏洛特王后與孩子作為較私密、舒適的家庭生活空間，因此又被稱為「王后宅」。重要的是：即使王室家庭開始常在這裡生活，正式宮廷仍然在聖詹姆士宮。

喬治四世即位後，才決定把白金漢宅大規模改造成真正的皇宮，建築師約翰·納許（John Nash）負責主要設計。但工程昂貴又拖延，喬治四世本人沒有以國王身分住進完成的宮殿；他的弟弟威廉四世也更喜歡克拉倫斯宮。

1837 年，十八歲的維多利亞女王即位。她沒有留在自己長大的肯辛頓宮，也沒有以聖詹姆士宮作為主要住處，而是很快搬進白金漢宮。從這一刻開始，白金漢宮才真正成為我們今天熟悉的「倫敦王宮」。

1837 年以後，白金漢宮成為王室中心；但聖詹姆士宮沒有被淘汰

維多利亞女王把居住、家庭生活與大量宮廷活動帶進白金漢宮，使它逐漸成為君主的正式倫敦住所與王室行政總部。後來陽台、東翼與大型國家儀式又進一步把它變成今天全球最熟悉的英國王室門面。

但聖詹姆士宮沒有因此變成廢棄古蹟。英國外交語言至今仍使用「聖詹姆士宮廷（Court of St James's）」代表英國王室正式宮廷；新君主的登基會議（Accession Council）也在聖詹姆士宮舉行，登基宣告會從宮殿的宣告迴廊向外發布。

所以兩座宮殿的關係不是「舊宮殿被新宮殿取代」，而是功能重新分配：白金漢宮成為最醒目的工作與居住中心；聖詹姆士宮保留較古老、制度性與禮儀性的王室角色。

看到聖詹姆士宮時值得想的一件事

它外觀比白金漢宮樸素得多，卻在法律、外交與王室禮儀上保留非常深的歷史重量。英國王室最「正式」的名稱，有些反而沒有搬去最著名的宮殿。

第四站 | 聖詹姆士公園：從鹿園走向白廳，這片綠地本身就是王室搬家的遺跡

今天從聖詹姆士宮走向白金漢宮，會穿過聖詹姆士公園（St James's Park）。這片景觀最早不是精緻皇家公園，而是泰伯恩河氾濫平原中的濕地。亨利八世在 1532 年把這一帶納入王室鹿園，和他同時興建的聖詹姆士宮形成一套狩獵與休閒空間。

查理二世在流亡歐洲期間愛上法式庭園，1660 年復辟後把公園改造成更正式的景觀，加入長而筆直的運河與整齊林蔭大道。他甚至會在這裡混進人群散步，和情人奈爾·格溫（Nell Gwynn）見面。

到了十九世紀，喬治四世與建築師約翰·納許又把筆直運河改造成今天看起來更自然的彎曲湖面，直線道路也改成曲折步道。於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自然」，其實和前幾天斯托花園一樣，也是不同時代政治與審美不斷重做的結果。

第五站 | 騎兵衛隊：穿過這道門，就是從王室景觀重新進入白廳政府世界

從聖詹姆士公園往白廳走，騎兵衛隊（Horse Guards）正好像一道轉場門。今天的主要建築來自十八世紀，由威廉·肯特（William Kent）設計；一面朝向皇家公園與閱兵場，另一面則直接開向白廳。這個位置把王室、軍事禮儀與政府中心壓縮在幾十公尺內。

它所在的區域早在白廳宮時代就和王室比武、騎馬、警衛與大型儀式有關。白廳宮雖然消失，軍事與儀式功能卻留了下來。今天看到騎兵站崗或騎兵衛隊廣場，並不是後來為觀光創造的場景，而是王室保護與國家儀式在同一地點延續後留下的結果。

從公園穿過拱門進入白廳時，空間感會突然改變：身後是湖水、草地與白金漢宮方向，前方則是中央政府辦公區。這一小段路，幾乎就是今天英國「王室」與「政府」在城市地圖上的接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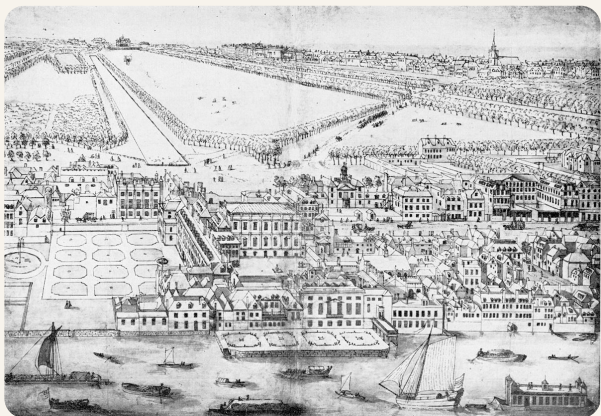
第六站 | 宴會廳之前，先把整座消失的白廳宮放回眼前

走向白廳時，故事會重新接回赫佛城堡與牛津。亨利八世最有權勢的大臣湯瑪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曾在西敏附近擁有一座非常豪華的倫敦住所，名叫約克府（York Place）。沃爾西同時是約克大主教，因此這原本是教會高官的宅邸，而不是王宮。

但亨利八世為了和凱薩琳王后解除婚姻、迎娶安妮·博林，要求沃爾西替他解決教宗與婚姻問題。沃爾西失敗後迅速失勢，約克府也在 1530 年落入國王手中。

這一點和前幾天的旅行故事連得非常漂亮：在赫佛看到安妮·博林，在牛津看到沃爾西未完成的基督堂學院；今天站在白廳，則會看到沃爾西失勢之後，連自己的倫敦豪宅都成為亨利八世新王宮的起點。王室婚姻危機不只改變宗教，也真的改變了倫敦的城市地圖。

亨利八世把別人的豪宅擴成一座城市：白廳宮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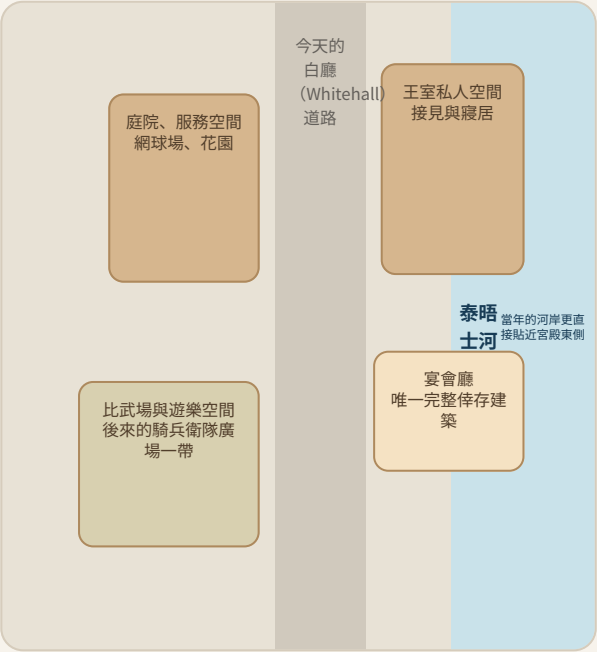
十七世紀末的白廳宮。今天的白廳街只剩少數痕跡，但當年這裡是一整片沿泰晤士河展開的王室建築群。

亨利八世取得約克府後，沒有只是換個門牌住進去。他大規模擴建，把原本的宅邸和周邊土地串成新的白廳宮（Palace of Whitehall）。後來幾代君主持續加建，到全盛期整座宮殿像迷宮一樣擁有約 1,500 個房間，分布在約 23 英畝土地上，規模甚至可能是當時歐洲最大的皇宮。

它不是白金漢宮那種一眼就能看出完整正面的單一大樓。白廳宮更像一個王室小城：國王與王后住處、私人房間、議事空間、教堂、庭院、宴會場、花園、網球場、馬廄與各種服務建築一層層長出來，道路甚至穿過宮殿範圍。

而且它直接貼著泰晤士河。對都鐸王室而言，河不是風景，而像高速公路。國王、使節與物資可以乘船往倫敦塔、格林威治、漢普頓宮或城市其他地方；所以白廳宮同時控制陸路與水路，是非常實用的權力中心。

白廳宮最難想像，是因為今天「什麼都沒有」；其實走在街上就是走在宮殿裡



概念圖：用來理解空間關係，並非按精確比例繪製。

今天從國會往北沿白廳走，兩旁是財政部、外交部、國防部、唐寧街等政府建築。若不知道歷史，很容易以為這條路從來就是「政府辦公街」。但十六、十七世紀走在同一帶，看到的其實會是皇宮的門、院子、圍牆、住處與娛樂設施。

現代考古研究甚至確認，白廳宮的磚牆與基礎仍有部分埋在今天道路與政府建築地下。換句話說，白廳宮不是完全消失；它只是從地面上的皇宮，變成現代倫敦腳下的一層。

在白廳，國王不是「下班回家」：家、辦公室、外交場合和娛樂全都混在一起

理解白廳宮有一個很重要的現代障礙：我們習慣把「住家」和「工作場所」分開。但十六、十七世紀的宮廷政治並不是這樣。國王早上起床、穿衣、吃飯、接見親信、召開樞密院、見外交使節、觀看比武、參加彌撒與晚宴，很多事情都發生在同一個巨大的宮殿系統裡。

而且離國王身體越近，本身就是政治權力。誰能進入外間、誰能進私人密室、誰能在國王穿衣時說上幾句話，都可能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影響力。宮殿建築因此不只是漂亮房間，而是把「誰能接近權力」做成一連串門、走廊和房間。

白廳宮還有比武場、網球場和大型節慶空間。安妮·博林 1533 年加冕前後的慶典，就曾在這一帶舉行比武。今天走過看似嚴肅的政府區，很難想像這裡曾經是王室宴會、運動、戀愛、派系鬥爭與外交表演同時發生的地方。

這就是「國王在哪裡工作」的真正答案

在都鐸時代，與其問國王的辦公室在哪一間，不如說：整座宮殿就是政府。國王的身體在哪裡，政治中心就在哪裡。

走到宴會廳：這是整座白廳宮唯一能完整站到面前的建築

白廳街旁看起來相對克制、古典的宴會廳（Banqueting House），是整座白廳宮唯一完整存留至今的建築。現在這棟由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設計的建築在 1622 年落成，對當時倫敦來說非常新潮：它使用義大利文藝復興式的古典比例，和周圍仍帶都鐸風格、東拼西湊的皇宮形成強烈反差。

更驚人的是天花板。查理一世委託佛蘭德斯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製作巨幅畫作，內容歌頌君主的智慧統治、英格蘭與蘇格蘭王冠聯合，以及「君權來自上天」的政治想像。

所以宴會廳不只是開派對的漂亮房間。它是一座王權宣傳機器：人抬頭看到的，就是一個把君主放進近乎神聖秩序中的世界觀。下一頁的故事，會讓這個天花板突然變得極其諷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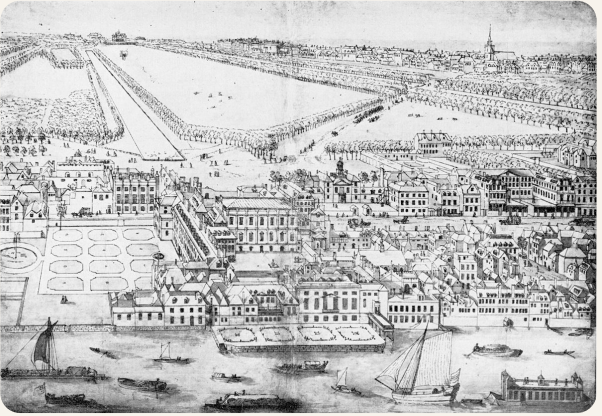
1649 年：宣揚君權神授的建築，竟成了查理一世走向斷頭台的最後背景

英國內戰後，查理一世（Charles I）被國會陣營擊敗。1649 年 1 月，他先在西敏廳被審判並判處死刑，最後被帶回白廳。1 月 30 日，國王從自己曾經生活的皇宮內部走向宴會廳，然後登上建在建築外側的處刑台，被公開斬首。

這個場景幾乎像歷史故意安排的黑色幽默：宴會廳天花板歌頌神聖王權，而國王卻在它外面被自己的國家以法律程序處死。幾十年前還很難想像的事情，在這裡真的發生了——國王不再被視為法律本身，他也可以被國家審判。

王政被廢除後，白廳仍然是政權中心。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後來也使用白廳的王室空間。這更清楚顯示：政治制度可以推翻君主，但「權力需要一個中心」這件事沒有消失。

1698 年的一場火，把歐洲最大皇宮之一變成「看不見的皇宮」



白廳宮的龐大規模也帶來弱點：它不是一次規劃完成，而是數代不斷加建的複雜木石建築群，火災一直是巨大的威脅。

1698 年 1 月，宮內一名女僕用炭火烘乾床單，火勢失控。由於白廳宮建築密集、結構複雜，火很快蔓延，大片皇宮在大火中被摧毀。當時它已經作為英格蘭王權核心約 168 年。

宴會廳幸運地被保住，但大多數宮殿從此消失。沒有像白金漢宮那樣被完整重建，也沒有像西敏宮那樣在原址重新造一座新的「白廳宮」。王室選擇把生活與宮廷轉移到其他住所。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大多數旅客知道白金漢宮，卻不知道曾有一座更巨大、更接近真正王室政府中心的白廳宮。它不是因為不重要而消失，而是因為太徹底地被火災和後來城市建設抹去。

第七站 | 唐寧街 10 號：皇宮消失後，政府卻留在原地

離開宴會廳繼續往西敏方向走，很快就會經過唐寧街（Downing Street）的入口。這裡最值得看的不只是那扇著名黑門，而是位置：首相的家與辦公室，幾乎就長在昔日白廳宮的邊緣。皇宮燒掉之後，王室搬走，但行政權力沒有跟著離開。

唐寧街 10 號的故事在十八世紀變得重要。喬治二世（George II）把唐寧街的一棟房子與後方一座較大的住宅交給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沃波爾通常被視為英國第一位實質上的首相；他沒有把房子當成私人禮物接受，而要求它成為「第一財政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的官邸，並在 1735 年入住。

這個細節非常能說明英國政治正在發生什麼變化。都鐸時代，政府圍繞國王的身體與皇宮運轉；十八世紀之後，內閣與首相制度逐漸成熟，政府開始有自己的固定住所、辦公空間與權力中心。10 號門上至今仍保留「第一財政大臣」這個正式職銜的傳統，也提醒人：首相這個職位不是某一天突然被創造，而是從財政、內閣與君主身邊的政治實務慢慢長出來的。

白廳最漂亮的一個歷史轉變

十六世紀時，權力中心是「國王住在白廳宮」；十八世紀後，越來越像「君主住在別處，而大臣在白廳與唐寧街治理國家」。建築位置幾乎沒走遠，政治制度卻已經變了。

從唐寧街回頭看：為什麼今天「白廳」會變成英國政府的代名詞？

白廳宮燒毀後，王室核心向聖詹姆士與其他住所移動，但原本圍繞皇宮形成的行政功能沒有消失。十八、十九世紀的現代政府部門逐漸固定下來，新辦公樓又一棟一棟填入舊王室地景。於是同一片土地從「宮廷政府」慢慢變成「部門政府」。

財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與首相官邸都集中在附近，「白廳（Whitehall）」因此從一座已不存在的皇宮名稱，變成中央政府的代稱。這是很少見也很迷人的情況：建築本體幾乎消失，名字卻因權力延續而活得比皇宮更久。

這個轉變很值得記住：白廳的權力沒有消失，而是從「國王的宮殿政府」轉成「現代中央政府」。今天沿路看到的嚴肅辦公大樓，其實是在同一塊土地上延續權力，只是掌權的制度已經完全不同。

一條街看懂英國政治分家

西敏宮留下國會；白廳留下政府；王室則向聖詹姆士與白金漢移動。今天英國政治最重要的三個空間，就是從這場漫長分家形成的。

第八站 | 抵達西敏：走到今天最後一站，反而回到王權故事最早的起點

十一世紀的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把王室重心放到西敏，並在這裡重建一座宏大的修道院，也就是後來西敏寺的前身。這個選擇很重要：一邊是敬奉聖彼得的教堂，一邊是國王的宮殿，宗教正當性與世俗王權從空間上就緊緊靠在一起。

1066 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選擇在西敏寺加冕，更進一步把這個地方和「誰有資格成為英格蘭國王」綁在一起。從那之後，西敏寺逐漸成為君主加冕的固定舞台；而隔壁的西敏宮則持續發展成王室、法律與政務的中心。

所以今天站在西敏寺與國會大廈之間，不應該把它們想成「一座教堂＋一棟政府建築」。在最早的西敏世界裡，它們比較像同一套王權的兩個面向：教堂回答「國王憑什麼有神聖正當性」，宮殿則回答「國王如何統治」。

現場可以這樣看

先站在西敏寺與國會之間回頭看：這個距離短到幾乎像同一個院落。這種靠近不是巧合，而是早期王權把宗教、宮廷與政府放在一起的空間結果。

西敏宮原本不是「國會大廈」：它真的是國王住的宮殿



今天的西敏宮是十九世紀重建的哥德復興建築；但其中的西敏廳（Westminster Hall）仍把人直接連回中世紀的王室宮殿。

西敏宮最能讓人摸到中世紀的地方，是西敏廳。威廉二世在十一世紀末興建這座巨大大廳，它不是單純的餐廳，而是王室公開權力的舞台：重大宴會、法院、政治事件與國家儀式都可以在這裡發生。

中世紀的宮殿也不是一棟整齊的大樓，而是一個越長越大的建築群。國王有私人寢室與接見空間，王室家庭在此生活；同時王室法庭、財政與行政工作也逐漸在這裡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國會會「長」在宮殿裡，而不是先另外找一棟國會建築。

今天英文仍稱國會大廈為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並不是古老稱呼硬保留下來而已。它提醒我們：英國國會不是搬進一座叫 Palace 的新建築，而是從國王的宮廷與議事空間裡逐漸發展出來。

1512 年的一場火，把「國王的家」和「國會的家」第一次真正拆開

1512 年，西敏宮王室居住區發生大火。這場火沒有立刻把整座宮殿燒成廢墟，卻造成一個極重要的長期後果：亨利八世不再把西敏宮當作主要倫敦住所。王室生活逐漸離開，但議會、法院與行政功能並沒有一起搬走。

這個分岔非常關鍵。過去「君主住的地方」同時也是「國家工作的地方」；1512 年之後，西敏宮開始更明顯地朝議會空間發展。後來亨利八世把昔日王室禮拜堂聖斯蒂芬禮拜堂交給下議院使用，國會便真正把舊皇宮的房間變成自己的家。

也就是說，今天在西敏看到國會，背後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歷史偶然：國王先搬走，議員留下來。若沒有那場火，倫敦政治地圖可能會長成完全不同的樣子。

王權並沒有離開西敏，只是形式改變了

君主不再住在這裡，但王室開議、法律、議會與國家大典仍持續把西敏維持為政治核心。這也是英國制度很有意思的一點：建築用途改變，舊的象徵卻不會完全消失。

國王搬走之後，西敏宮反而變成英國政治最危險的舞台

國會固定下來後，西敏宮發生的故事越來越不像家庭生活，越來越像國家政治。1605 年火藥陰謀企圖炸毀國會；英國內戰之後，查理一世又在西敏廳接受審判並被判死刑。過去用來展示王室威嚴的大廳，竟然變成審判國王本人的地方。

這種反轉特別值得注意。中世紀時，西敏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國王在這裡；到了十七世紀，它之所以重要，卻越來越是因為有一套可以限制、挑戰甚至審判國王的政治制度在這裡形成。

因此，西敏宮的歷史本身就像英國政治的一個縮影：它沒有從「王權」突然跳到「民主」，而是原本屬於王室的空間被一點一點改造成議會、法院與公共政治的空間。

今天看到的大笨鐘其實很「新」：眼前的國會是 1834 年大火後的維多利亞作品



西敏宮看起來像中世紀古堡，其實大部分建築是在 1834 年大火後，由查爾斯·巴里（Charles Barry）與奧古斯都·普金（Augustus Pugin）設計重建。

1834 年，舊西敏宮又一次遭遇災難性火災。除了西敏廳等少數部分，大部分由中世紀與後來各時代拼接而成的舊宮殿被摧毀。新國會沒有選擇古典希臘或羅馬風，而採用哥德復興風格，刻意讓新的政治制度穿上一件看似古老的英國外衣。

大笨鐘也屬於這次重建。嚴格說來，「大笨鐘（Big Ben）」原本指的是塔內的大鐘，不是整座鐘塔；今天的伊莉莎白塔與大鐘要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1859 年才開始以鐘聲成為倫敦日常的一部分。

所以明信片裡最「古老倫敦」的畫面之一，其實是維多利亞時代重新想像中世紀的結果。真正從早期王宮留下來的西敏廳，反而藏在這片十九世紀外觀後面。

西敏寺不負責讓國王「住」，它負責讓國王「成為國王」

西敏寺和皇宮的功能一直不同。它不是王室住宅，而是君主權力最重要的宗教舞台。從 1066 年征服者威廉開始，英國與後來的英國君主加冕幾乎都在這裡進行；2023 年查理三世成為在此加冕的第四十位在位君主。

加冕儀式的重要性，不只是戴上王冠。它把政治權力轉化成一場公開、宗教化的承諾：君主宣誓、受膏、被賦予象徵權力的物件，然後在眾人面前被確認為合法的統治者。

所以如果把今天這一區看成一台國家機器，西敏寺提供的是「正當性與記憶」；隔壁的西敏宮後來提供「議會與法律」；再往北的白廳則逐漸成為「政府與行政」。幾百公尺內，英國國家的不同角色竟然一棟一棟分開了。

走到西敏時，今天整張「王室－政府－國會」地圖終於拼起來了

西敏宮

國會

今天的路線從現代王室儀式入口開始，先看到聖詹姆士宮與白金漢宮，再穿過皇家公園進入白廳，最後才抵達西敏。雖然走路順序不是歷史順序，但到這裡反而能把各站重新排回正確年代：西敏最早，白廳後來成為王室中心，聖詹姆士承接白廳大火後的正式宮廷，白金漢宮則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才成為主要倫敦王宮。

白廳＋唐寧街

政府

更重要的是，每次王室搬走，舊地點都沒有變成空殼。西敏留下國會，白廳留下政府，唐寧街發展出首相制度，聖詹姆士宮保留正式宮廷與禮儀，而白金漢宮成為現代王室最熟悉的工作與居住門面。倫敦今天的政治地圖，其實就是這些「搬家後留下來的功能」疊成的。

白金漢宮＋聖詹姆士宮

王室

一座成為主要倫敦工作／居住中心，一座保留官方宮廷與重要禮儀。

西敏寺

加冕與國家記憶

它從來不是日常王宮，卻持續提供王權的宗教與歷史正當性。

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結論。英國的國家權力沒有從一開始就整齊地分成「國會、政府、王室」。恰恰相反，它們原本都黏在君主與宮殿周圍，後來才因王室搬家、火災、制度演變與政治衝突，一點一點在倫敦地圖上分開。

因此，當白金漢宮出現在眼前時，它不應只是今天最後一個拍照景點。更值得想的是：這座全世界最著名的王宮，其實是整段故事裡最晚才坐上「主角位置」的一座。白廳宮已經消失，聖詹姆士宮被它的名氣蓋過，西敏宮則變成國會；但如果知道前面的搬家史，白金漢宮突然就會顯得年輕很多。

到了現場，可以按照今天的步行順序這樣「看」

從海軍拱門走進林蔭大道時，先記得它不是中世紀王宮的大門，而是白金漢宮成為現代王室中心後，二十世紀才補上的國家儀式入口。

看到聖詹姆士宮時，不要因為紅磚門樓比白金漢宮樸素就低估它。白廳宮燒掉後，一百多年裡正式宮廷的核心就在這裡；而且今天仍保留制度與禮儀功能。

到白金漢宮，再反過來想：它最初只是比較舒服的王室家庭住宅，1837 年維多利亞女王搬入後才真正成為今天熟悉的主要王宮。穿過聖詹姆士公園時，則把公園看成亨利八世鹿園與後來王室景觀改造留下的空間。

從騎兵衛隊進入白廳後，故事突然從「王室住哪裡」轉成「政府如何留下來」。看到宴會廳時，把它想成一座約 1,500 房間的巨大白廳宮僅存的一塊；走到唐寧街 10 號，再把首相官邸理解成政府逐漸從君主身邊獨立的結果。

最後抵達西敏，不要只看大笨鐘。先記得 Palace 這個字：國會住在一座舊王宮的位置上；旁邊的西敏寺則一直負責讓君主「成為君主」。走到這裡，整趟路才真正把王室、政府與國會的分家故事收回最早的起點。

如果今天只記得一件事

不要把白金漢宮、白廳、唐寧街與西敏當成四個互不相干的地標。它們其實是同一套王權制度在不同時代留下的「舊家、新家與留下來的辦公室」。

主要資料來源

- 英格蘭歷史建築局（Historic England）：海軍拱門於 1906－1911 年由阿斯頓・韋布設計，作為通往白金漢宮的國家儀式入口，也是維多利亞女王國家紀念工程的一部分。
- 英國國會（UK Parliament）：西敏宮的中世紀王室歷史、1512 年火災、國會固定於西敏、1834 年大火、西敏廳與大笨鐘重建資料。
- 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懺悔者愛德華、1066 年以來的加冕傳統、王室墓葬與加冕歷史。
- 歷史皇家宮殿（Historic Royal Palaces）：白廳宮由約克府發展而來、亨利八世擴建、全盛規模、1698 年大火、宴會廳、魯本斯天花板與查理一世處刑地點。
- 英國王室（The Royal Family）與皇家收藏信託（Royal Collection Trust）：聖詹姆士宮、肯辛頓宮、白金漢宅／白金漢宮的王室居住與宮廷角色，以及維多利亞女王 1837 年遷入白金漢宮。
- 皇家公園（The Royal Parks）：聖詹姆士公園從濕地、亨利八世鹿園、查理二世法式運河到約翰．納許十九世紀改造的歷史，以及騎兵衛隊的現代禮儀角色。
- 英國政府（GOV.UK）與英格蘭歷史建築局（Historic England）：唐寧街與白廳政府區的形成，以及白廳宮遺構仍存在於現代道路與政府建築地下的考古資料。
- 英國政府（GOV.UK）：唐寧街 10 號的形成、羅伯特・沃波爾於 1735 年入住，以及官邸屬於第一財政大臣而非個人私人財產的制度歷史。

圖片：西敏宮照片 Tristan Surtel（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聖詹姆士宮照片 Matt Brown（Wikimedia Commons, CC BY 4.0）；白金漢宮照片 APK（Wikimedia Commons, CC BY 4.0）；十七世紀末白廳宮景觀 Leonard Knijff, 公版圖像。圖片均只作本次家族旅行的行前閱讀輔助，並在嵌入前縮小與壓縮。